

心學工夫論：實踐儒學的生命路徑

作者：陳復

第七節 心學的契機與復育

離開泰山，敝人反而開始獲得更全面復育心學的契機。就在民國八十八年的夏季，敝人獲邀至新竹市青草湖社區大學開設「東方文化思考」這個課程，由此展開敝人三年在社大全面講學的歷程。會受邀至青草湖社區大學講學，實與新竹風城之聲公共電台的台長林民芬女士有關，敝人曾在該電台主持節目三年，陸續開設「魔幻思考空間」、「活水源頭」與「思想大台灣」這三個節目，每週二晚上九點至十一點，跟桃竹苗地區的聽眾探索各種心靈與文化議題，曾經獲得聽眾蠻熱烈的迴響。敝人在節目裡避免討論政治，因該電台為激烈主張台灣獨立的地下電台，敝人在這種狀況裡還能獲得台長林民芬女士的支持去主持節目，實因林女士有女中豪傑的氣度，她很明白敝人的思想有著極大的特殊性與象徵性，不希望重演島內白色恐怖時期島內民主人士被壓制其言論的往事，因此儘量讓敝人去發表自己的心靈與文化觀點，只要不直接與電台的政治立場衝突即可。後來電台快

要結束了，她因人脈熟絡，還推薦敝人去社大講學，這點讓敝人至為感念，更覺得人在其政治立場外，都應該還要有人性情感的光明面。在社區大學講學，不僅僅只是去「教書」而已（因此纔會稱做講學），重點不僅是敝人帶著情感去與學生說話，我們更打破「上課就要在教室」的慣性思維，有時輪流在不同學生家裡上課；有時相約在西洋咖啡屋或中國園林茶莊上課；有時直接借電影院，經由電影播放來交互討論……，更大量的機會，則是我們帶著大批車隊，跑去新竹縣境風光秀麗的深山野林，在溪畔講學。

這種講學不是在聊天，如果僅是去玩，則講學的意蘊盡失。我們的確在這些悠閒雅致的地點認真上課，敝人在這段時間裡開設的課程，如果再加上敝人後來受邀擔任設校籌備委員（因獲選被任命為社區大學發展協會的創會理事），襄贊設立新竹市香山社區大學而跟著開設的課程，總計有三種型態的課程：其一，跟中華文化有關的課程，如「東方文化思考」、「西洋文化史」（這是上完前面課程的對照認識）、「生活的文化史」與「中華文化深度思考」；其二，跟先秦諸子有關的課程，如「老子」、「老子·文子」、「莊子」、「莊子與人生」與「孟子」；其三，跟領悟心學有關的課程，如「心學」、「心靈魔法師」、「大覺悟：心學與歷史」與「心學好好玩」，其間還會受新竹市政府環保局的邀請在市內各里民中心巡迴演講「心學的環境保護」。這三個型態的課程大致按著時間順序來說，由此略能看出敝人正逐漸在引領學生把目光由西洋轉回中國，而由道家轉回儒家，最後轉回心學。能拿「心學」這個議題在社區大學裡當做正規課程來講授，確實具有極重

大的意蘊，這固然是因為社區大學具有更靈活的課程體制，能容納新議題在該校課程出現，只要有人願意選讀。來參與課程的學生背景極為多元，有新竹科學園區的高科技工程師、鑽研傳統中醫的醫生、經營建築業的商人、學校各級教員與學生、家庭主婦、開娃娃車的司機、收破爛的工頭、無業游民甚至討債公司的老大……，如此大量生命裡各有奇怪經歷的人匯聚在一堂，共同替彼此迥異的生活經驗尋覓覺知的深意，這種論學摩擦出的火光，相當讓人震撼！

在社區大學講學的第一年，實屬敝人在社大發揮得最輝煌的時日，敝人大量帶學生去台灣各地書院參觀，整個台灣省最北至宜蘭縣的登瀛書院，東至花蓮縣的秀姑巒溪畔，最南至屏東縣的屏東書院，都有我們隨處講學的記憶，常四五部汽車組織車隊，裝滿十幾二十餘人，浩浩蕩蕩南北游歷，甚至後來已把台灣目前剩下的二十餘間書院看完，敝人還規劃親自帶團去大陸認識古書院(民國八十九年，西元二〇〇〇年，八月至九月)，我們光在江西省去過的書院就有九江市的白鹿洞書院與濂溪書院(周敦頤故居)、金谿縣的仰山書院與槐堂書院(陸九淵故居)與鉛山縣的鵝湖書院，湖南省則去探望長沙市的嶽麓書院，尤其嶽麓書院副院長章啟輝女士特地開往日的大成殿(平日只有國賓蒞臨纔能進去)，招待我們至殿內共同討論書院前景。敝人來到這些宋明先儒曾經共同踏過的院落，會不斷回想他們曾經在這裡做過的偉業，這些事情數不勝數，舉其大者，譬如朱熹散盡家資興辦白鹿洞書院，開學時率領師生共同告祭孔子、王陽明與弟子共同在白鹿洞書院禮聖殿內，發誓畢生闡發心學、朱熹與陸九淵在鵝湖講論學問異同、朱

熹與張栻在嶽麓書院面對學生會講（二人會講寶位至今猶存），張栻過世後，他特地再度回來帶領學生講學……，如此豐富的往事，每回念頭飄過，心底就會悸動流淚不已，再對照敝人現在要復興儒學處境竟然如此艱難，何日纔能肩負著傳道授業的角色，在這些祖師級的書院裡，重新對著神州同胞講論心學？這是敝人跪在陸九淵廬墓前，哭泣無語，默問先生的話。

在社區大學敝人認識好幾位對教學甚有熱忱的老師，譬如國內極專業的作曲家張俊彥（張濟）老師與交通大學通識中心的孫治本老師，前者與敝人在社大聯合做過制度興革的奮勉；後者則在社大逐漸趨於沈淪的過程裡，與敝人聯合做過關懷與拯救的奮鬥。在社大講學的第二年，由於課程學生人數已趨於穩固，敝人進而把課程再區隔為初階與進階兩階段，初階的同學得先學習心學的課程（敝人此時開設的課程，位階只在社會心學的層面，因此只希望幫忙有個人問題的學生去面對其精神的具體困惑，如愛情親子事業……），進階的同學則可跟著敝人學習先秦諸子的課程（不論討論哪位諸子，都帶著心學的精神去認識，因此位階屬於文化心學的層面），不過，此時社大逐漸開始經歷劇烈的變化，原來負責興學的社區大學促進會與新竹市政府鬧翻，先是預算被市議會刪除，老師鐘點費毫無著落，接著市政府希望我們設立發展協會來替換促進會，纔願意支持我們爭取預算，後來發展協會終於設立了，社大工作人員不願意執行發展協會的決策（尤其在社大該增開社會人文課程還是電腦英文課程上爭論不斷），並跟某些老師鬧翻，發展協會如同虛設，接著市政府指示要再設立基金會來替換發展協會，發展協會

裡具有老師角色的理監事覺得不受尊重，紛紛請辭離開……，這些如同跑馬燈般極快速的變化，讓社大竟然能變做政治鬥爭的場域，而深刻教學的空間就逐漸萎縮了。敝人本來在極困難的情境裡，還想在其間繼續講學，不過見著熱忱而有見識的老師幾乎都已離開，再無奮勉空間，只有跟著黯然離開。

敝人應該是社大具有革新意識的老師裡，最後離開的人。在辭去發展協會創會理事乙職後，還願意在社區大學繼續講學一年，實在是因為與自己的學生已經累積相當深厚的情誼，且進階課程正持續不斷引進新的學生（後來我們常態在互動的學生已經有四十人），如此豐沛的社會能量如果能持續發展，傳播心學的效益將會相當可觀。不過，敝人此時已經在注意，如果發展心學只重視學生人數的日漸增加，而且得透過不斷辦書院參觀活動來帶起人氣，心學本身的生命關注會失焦，更重要者端在敝人發覺自己面對的學生，依舊多屬只純粹關心中靈的社會人士，他們安於自己的工作（雖然很辛苦，且充滿不愉快），對社會各種議題常抱持冷感，並不奢望改變什麼，致使敝人具有儒學意蘊的心學，跟他們其實有很大矛盾。他們只要心學裡的內聖，不要心學裡的外王，而內聖與外王合一（由內聖而外王，因外王而內聖），正就是心學做為儒學的基本特徵，如此帶著我慢只學一偏，則只會傳播心學的聲名，而無法傳播心學的實質。敝人尤其注意到人與人間的角色議題，會影響深刻學習的幅度，社區大學的學生多半為社會人士，常與敝人年齡相差無幾，或甚至屬於敝人的長輩，長輩級的學生常很願意謙虛向敝人學習，不過他們的人生已至遲暮，改造心性的精神已顯不夠，常只能感嘆終於

在晚年得識敝人，卻無法多做生命的實質變化；與敝人年齡相差無幾的學生則常容易懷著競爭意識，只願意把敝人當做朋友般看待，不大肯虛心把敝人真當做老師來求教，這使得彼此相聚只能空論學問，而無法把心學播至其心底。

如果交朋友的認知裡還有古典時空裡「責善」的意義，則年齡相差無幾的學生認養敝人做「亦師亦友」的對象固無不可，但，在這個人人高氣傲的時空裡，什麼是朋友，其認知已太過浮濫，且人人自有其衡量事情的尺度，如此朋友似乎已僅能做利益交換，或交換玩樂資訊的對象，拿此心態來與敝人探索心學，則只有彼此去做表面意見的膚淺交換而已，這是敝人在社區大學傳播心學，感覺最深的困境。但，這似乎正是社區大學設立的其中宗旨：「凝聚社區意識」與「知識紮根民間」，藉此培養現代公民的誕生。社區大學希望將高深的知識在民間散播與活化，並活化社區民眾的感情，這兩者其實都無關於心性，不僅前者，後者的感情交流，其意義恐怕都沒有如此深刻，起碼來報名課程的學生，不會抱持如此深刻的期待，甚至也不見得想學什麼高深知識，只希望在無聊的上班日子裡來此交交好朋友而已。這恐怕已經不單是社區大學的盲點，而兼攝台灣人民的素質問題。這繼續帶給敝人很深的苦悶感，沒有人願意來瞭解他自己的生命嗎？如果敝人這裡已經有覺悟的門徑，為何沒有人願意投注全部精神來學習呢？這段日子裡，敝人常在苗栗縣頭份鎮有塊被敝人取名做「宇宙田」的山谷靜坐調息，會喚做「宇宙田」，因為這個遺世而獨立的山谷四周全被農田包住，敝人不論早晚都在裡面的林蔭閉目攝心，無人打攪，開始有大量的神秘道境出現，使敝人感覺個人精神

直通浩瀚宇宙故而得名。「宇宙田悟道」的實證經驗，使徹人已經能領會什麼是本體，本體的能量無窮至大，因有其存在，天人纔會合一。

對本體真有感知，這使得徹人的論學開始劇烈深化，往日說的「靈性」，其實就是本體的能量呈現，王陽明很明確地說：「良知是造化的精靈，這些精靈生天生地，成鬼成帝。」（《傳習錄·下卷》第六十一條）本體是世間會有造化的意識源頭，其散發的靈能蘊生出天與地，鬼魅與上帝，這個聖聖相續的心法，只要經歷靜坐調息的過程，就能領會其旨趣。

徹人並在其間瞭解一件至關緊要的事（這是閱讀古典文獻，並在生活裡印證出的看法），「中華文化」從來就不是某個民族某個地域的文化概稱，如果就現實來說，中華文化在戰國時期已經醞釀出其四種文化典型，並持續影響至後世，甚至影響今日華人生活的文化：其一，著重浪漫玄思，曾流行在長江流域往南的楚學；其二，著重客觀理念，曾流行在現在山東省全境的齊學；其三，著重現實權謀，曾散佈在太行山東西各國的晉學；其四，著重涵養教化，長期由曲阜為軸心的魯學。簡單來說，楚學與齊學主要來自商文化（商文化的前身為夷文化）；晉學與魯學來自主要周文化（周文化的前身為夏文化），商文化與周文化長期在競爭裡交互融合（夷與夏的競合），迸發出這四種學術風格，再交互散播至神州各境，其後變為架構秦漢而降中華文化的重要基石，使得中華子民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側重，或者個人特別側重某種思考，譬如在漢朝時期，魯學成為主流，儒家思

想獨盛，因此特別側重教育，產生大量的世家大族；而在中華民國晚期的台灣島內，晉學成為主流，權謀心機獨盛，因此人與人著眼透過鬥爭奪取利益，但，即便在此時期，主流為晉學，卻還是會有個人著重於浪漫玄思的楚學，因此獨善其身的心靈修養路徑有其小眾人口。這是就文化層面的歷史事實來對中華文化去做簡單歸類，能稍微釐清華人幾種思路背後反映的文化現象，即使主張台灣獨立的華人，其思路恐怕亦無法離開這四種學術風格，因這種對文化的歸類與認知，已經脫離政治的架構。

如果就理想來說，我們不如來探索「中華」這個詞彙的原始本義。按照殷墟甲骨文的造字，「中」這個字為有紋路的旌旗，象徵統治權柄的所在，旌旗固然具有軍事的含意（這是早期社會維護生存的基本狀態），但，使用有紋路的旌旗而不使用專指戰鬥的武器來象徵統治權柄，就表示造字已經將德性與文化的意思兼攝在裡面；而「華」這個字按照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西周鐘鼎文造字，意指樹上結著果實，象徵收穫豐富的意思。根據最早的字典，亦即東漢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說「中」這個字意指人的內在，尤其更有上下貫通的意思，而「華」這個字意指結實豐碩，特別用來形容繁盛茂密的意思，其說：「中，內也。從口一，下上通也。」還說：「華，榮也，從艸垂。」《禮記·樂記》則將「中華」兩個字的意義結合，表示人如果能用謙和平順的態度累積自己的內在，就會往外在綻放出深厚的能量，其說：「和順積中，而英華發外，唯樂不可為偽。樂者，心之動也。」這是特別就音樂的角度，說明內在真實的積累，會自然表現於外在。「中華」這

個詞彙就在指「內聖外王」的神境，其實，這更在還原一個德性與文化因結合而發出能量的理想，這種文化，已經不是某個區域性的文化，而是聖王的文化，意即涵養自己的德性，讓德性來做治國的能量源頭，由此產生相應於德性的政治制度，去安撫百姓並澤被萬國。敝人認為中國往日長期能做為東亞世界的領袖，不僅是因為中國的政治或軍事的優越，而正是中國堅持這種濟弱扶傾的王道理想，醞釀出氣象磅礴的文化。

因此，民國八十九年（西元二〇〇〇年），積弊已深的國民黨，其主持的中華民國政府因總統大選失敗而垮台，民進黨繼任重組政府，中華民國存在的法統已經日薄崦嵫，但，對敝人已經沒有影響。中華民國遲早要亡了，但，中華文化經由敝人的重新認識，不論就現實或理想來說都不可能滅亡（更不再會受「台灣共和國」成立與否的影響，因其與政治疆域無關），甚至其理想層面應該要推廣變做全人類的共識，纔能解除人類在二十世紀醞釀的各種災難，敝人得要經由這層觀念的洗禮，纔能安頓自己的精神，面對中國共產黨高壓統治神州的處境，敝人更因此明白，在「道統」高於「政統」的架構裡，中國的統一，如果沒有堅持儒家思想的王道原則，也不需要統一了……